



楊 尹 瑄

民國六十二年生

大學畢

就讀／中央大學藝術所

每一個開始其實都只是一種意象。試著去描繪、連結，試著移動鏡頭。那意象逐漸扭曲、延伸、無止境地蔓生下去……最後殘餘在腦子裡的，才留給文字。有時候文字也衍生出文字，文字又演化成另一個意象。

沒有所謂終止不變的形式。

只是為了存證我夢境或意識中的意象。或許也有可能成為別人的，我不知道。只是為了紀錄我頑固地活著而不曾後悔。

褪色的符號

楊尹瑄

「……思想按意志的驅使，或快或慢地純淨下來：要靠它來減少苦難，並縮短苦難的時間……打倒異教神祇……純真的藝術萬歲！」

Maurice Utrillo, 1914

一、符號的誕生

「起先，是一片渾沌。」

在廣大無法區辨的渾沌裏，一些連結以不可言說的方式無聲地進行著。像星雲凝聚，又像氣體化為固體，所謂的誕生無法描述。一旦西修斯失去了他的紅絲線，他就再不能沿著線完好如初地走出諾薩斯迷宮。

因為它已經誕生。

由於不善回憶，我們只好說，在那裡，在看不見的原點那裡，有一些連結曾經發生，凝固，然後生長。在可知覺的世界裏，一切表象的形成都由空氣幻化而來；渾沌中出現了形式，再來是實體，然後才是存在。

幻想與創造本身於是有了重量。

凌晨兩點半，黑暗掩去了白晝所有的雜遝，窗外的風微微流動著。陽台上九重葛的一條枝葉突兀地伸向街心。我面前攤放著莫理斯·尤特里羅的畫冊，看到的正是這種重量。強悍而本然，先於一切對實體的概念。我心裏的某一根血管向下沉陷。那是符號的重量，承載了畫家靈魂的符號的重量。

畫面是凝固的，沒有出口。灰白色的牆上羅列著深暗的窗口，在沒

有陽光的天空下睜著眼。斑駁的顏料是用筆刀直接刮抹在畫布上，岩石般沉默而堅決地佔據空間。幾乎闐無人聲的蒙馬特街景。寂寞沿著街道的消失點，絕望的隱沒在遠方。

「如果你是我父親，為什麼從不寫信給我？為什麼從未想到我，給我應有的關心？……每年元旦的今天，我流著淚寫這封信給你。」十二歲的尤特里羅寫給他的養父米蓋爾·尤特里羅；那時他的畫家母親蘇珊娜已帶著他離開了米蓋爾，回到蒙馬特。除了蘇珊娜以外，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父親是誰。他身上流著無名的、沉淪的血液，怯懦、敏感，渴求一個強壯的擁抱。

他的苦難並非來自於貧窮。但陷落的力量比他所能想像的還要巨大。讀中學的時候他已成為慢性的酒精中毒，每個夜裏痛哭著滾落在蒙馬特街頭，等待警察把他踢醒，帶他回到美麗的母親面前。十八歲，他進入療養院治療。這是他以後大半生無數次進出療養院的第一次。

咖啡的香味恍然浮動在房間裏。我翻看畫頁，煙灰掉落在幼年的尤特里羅和母親的合照旁。

蘇珊娜·瓦拉東魅惑而敏銳的眼睛，讓我想起夜晚烏雲散去後冰冷的月亮。瘦弱的小尤特里羅則像一個苦惱的影子，多疑如膽小貝殼般的眼睛，神經質地望著攝影師，小手緊緊攢住母親的手。

如同一隻殘缺了殼的蛞蝓，抱著生存的碎片，拒絕讓靈魂移動到任何地方。他脆弱的神經無法感受正常事物所帶來的虛幻的幸福感。能讓他暫時忘記自己的，除了酒精之外，只有畫畫。

我們可以想見那位富有藝術才情的母親，是如何地把畫筆握進他顫抖的手裏，希望他這個晚上不會出去買醉。他對著一張誰寄來的風景明信片，把成塊的顏料擠在髒污的調色盤上。沉在海底深處的孤絕幅射出來，凝結在畫布上，一層一層，直到那些顏色像被縛囚於黑暗中的人臉上的一抹淚光。在令人窒息的封閉空間裏，洩露著一絲宗教性的呼喊。

他憂鬱而本能地作畫，一如酗酒。

於是，符號誕生。由苦難凝結而成。

符號像撕裂了胸膛、啞去了的雕像，刺紋著他靈魂裏所有的焦慮、恐懼與微薄的希望。

是牆構成了他的世界。灰暗古老的牆，斑剝的牆，蒼白的牆。它們不再擁有現實中的名字。哈維農街、聖德尼教堂、沙特大教堂，聖馬丁門……它們被從現實中抽離出來，作為他憂傷的證據。完全地虛幻，但是完整。

尤特里羅的眼睛就躲藏在那些不透明的窗影後面。

牆就是他的存在。沉默，禁閉，將他的軟弱一併包含進去了的、時間與空間的屏障。

我們無能拆解、分析那符號。像海水退去，亞特蘭堤斯從海底升起，原本陸沉的遺跡裸露在陽光之下；他的殘廢與瘋狂一旦曝露在邏輯與凡庸的空氣中，就只能蜷縮起來。

我把最後一口咖啡喝掉，上完廁所以後洗了一把臉。深秋夜晚的寒

涼沉澱在地板上。音響放著低價買來的莫札特鋼琴協奏曲的 CD，為了貪便宜而姑且買來的不太好的版本，鋼琴的聲音毫無感情地響著，使莫札特聽起來竟然像俗氣咖啡廳會放的音樂。藝術一旦去掉了感情，就會像被砍去了枝葉的樹一樣，光禿禿的。

漆黑的天空深處傳來救護車慌張的叫聲。我探頭看著斜對面大樓一扇兀自亮著燈的窗戶，一面試著去想完全的孤寂是怎麼一回事。那是和心一起誕生，無法以理性的渠道排放出去的東西；拋出社會和時間的脈絡，通引向墮落與封閉的最初源頭。對一個完全了解並接受了自己的懦弱的人來說，酒與藝術是使他忘記病痛的嗎啡。這兩者在夢幻與醉人的方面，或許具有驚人的相似效果。

桌上的畫冊靜靜翻開在《蒙馬特的可唐巷》那一頁。解說畫作的人這麼寫著：「一個封閉的、孤獨的、絕對存在的形象。在這裡，除了他的心跳和痛苦的喘息聲之外，幾乎聽不到任何其他的聲音……」

二、在符號之中

在那個充滿藝術家與醉鬼，酒吧與貧戶的蒙馬特山丘，除了母親之外，尤特里羅只有兩個朋友。一個是名不見經傳的二流畫家安德烈·厄特，一個是常和他一起喝得爛醉的莫迪里安尼。

沒有交際，沒有愛情，沒有理由相信別人。人大概是他在世界上最陌生害怕的東西之一。門的鑰匙已經遺失，別人進不來，他也放棄了出去。他畫中稀少的人影，全都像壞掉的木偶，僵硬而面無表情地被填在

空間裏。有關於人的聲響，只留下回音而已。

而他的肉身就像是他靈魂的反影。

白天，他戴著小帽隨意走在狹窄腐舊的街巷，偶爾在路旁羞怯地架起畫架。單薄的骨架，清瘦的臉頰，睜著凹陷渙散的大眼睛，目光穿透過街上的行人。

到了晚上，他走向酒吧。在黑暗吵嘈的店裏，常常為了一杯酒，半醉地在酒客、頹廢的藝術家和畫商之間作畫，畫烙印在他腦海裏那些無聲的牆；或者像莫迪里安尼一樣，拿一幅畫換個五法郎或一瓶便宜的紅酒。最後爛醉街頭，被人拎到警察局去。

孤寂是沒有理由的。只剩下藝術的天才維持著現實與他生命的糟粕的一絲連繫。繪畫是他的雙生，他唯一的語彙。他躲在畫裏的牆內，宿命的孤寂沉重地在牆之間反彈著，無人見證。

1924年，尤特里羅四十一歲，因酒精中毒而併發妄想症，企圖自殺。當時他已辦過兩次畫展，在畫界小有名氣，卻仍然把頭撞在警察局牢房中的牆上。蘇珊娜盡力守著一個已經中年但仍病弱酗酒的兒子，也無法阻止他從社會的邊界向後退縮。

是什麼使他心靈的風景如此荒涼？

沒有任何外在的語言可以解釋。我們只能趴在井邊，描述水面的微光。他每個符號都是孤寂與自身存在的對話痕跡，是他所倚賴的「活著的形式」。蘇珊·朗格在〈虛幻的空間〉一章中說：「活的形式……表現

了生命的情感、生長、運動、情緒和所有賦予生命存在特徵的東西。」因為形式，我們得以察覺那形式背後的深度，觸摸到存在於我們和畫家身上的渾沌。

三、褪色的符號

1909 到 1916 年左右是所謂尤特里羅的「白色時期」，也是他酒精中毒最嚴重的時期。他開始用較明亮的顏色作畫，白堊般的白色厚厚地塗在揉雜了鈷藍或深褐的牆面上，強烈的精神力吸引了一些畫商的注意。大戰之後，他的畫價不斷上昇，在一次拍賣會上《聖塞維漢街》甚至賣到了六萬法郎。然而對尤特里羅來說，一切發生的都只是現實。現實與他的存在總是悄悄地錯開著的……

人們喜歡他的畫。沒有理論，沒有時代風格的干格，完全純真的符號。

當人們凝視他對自己靈魂的圖騰，身體裏某個角落，某種不確定的憂傷被喚醒，像一個寂靜的陷阱。或者人們還含著同情，波西米亞式的憐憫。

那些畫就像一個黑洞一樣，吸收釋放著所有散佚的能量，永恆的定格。

我曾在台北的一家畫廊裏看到過尤特里羅的一小幅油畫，寂寞的牆和天空用精緻的木框框著，掛在鉛白的牆上，置身於一系列歡愉閃爍的印象派繪畫中。幾個人佇足，確定這是一個沒聽過的名字以後，又移開。

人們已習於從語言與數字中獲得滿足，用像針一樣的吸管戳刺、吸取靈魂的快樂。如果語言系統是符號領域裏的一個極端，那麼藝術就是在另一個極端。

我關掉音響，再看了一次窗外。斜對面的窗口已經暗下。城市在夜裏安靜地呼吸，輕輕吹動著稀薄的雲。在睡眠的時刻，更遠更遠的地方有一些窗口、一些眼睛仍舊是甦醒著的，它們的意念混合著嚙語，不停地向外蔓延，沉落在城市的底層……

孤獨確實存在，像光與影。

但你卻無法辯證光與影是如何對立又緊緊相連。

1935年五十二歲的尤特里羅與富商的遺孀露西·瓦洛勒結婚，然後在韋西內定居，他得到細心的呵護與照料，「生活幸福美滿」——至少一些傳記資料是這麼寫著的。他的母親在兩年後去世。此時他終於不再酗酒，精神狀態也安定下來，專心地作畫，對照著明信片，一幅一幅畫著舊時蒙馬特的風景。

他似乎得到了遲來的幸福。現實的生活感逐漸地溶化他的牆，不再閉鎖如沒有門的城堡。他與他的畫緩緩地往更亮的地方移動。

我在法文畫冊中找到他結婚時的照片。

教堂的門階上，已發福的新娘緊挽著尤特里羅的手臂，臉上浮著自信而明確的笑容。尤特里羅依然羸弱，套著空垮的西裝，帶點羞赧的笑意。他微傾著頭，溫柔而空洞的眼神，像個內向的孩子般看著鏡頭。

和蘇珊娜不同，露西具有藝術家所缺乏的現實性。她知道如何以合理而溫暖的照顧，來緩和他激烈的非現實性。她還為他們的別墅取名「善良的露西」；尤特里羅就被安放在其中，一點一點地「失去」了他的孤獨。

他原來的靈魂也遺留了在蒙馬特的街上。孤獨與苦難鍛造他創作的力量，沒有了這些，他不再挖掘自己的存在。隨他一起誕生的那個靈魂像浮在溫暖海面上的泡沫，蒸融在陽光裏。正常平和的生活削弱了畫面的深刻感與強度。力量放鬆了，情緒淡化了，藝術的敏感度弛緩了。30年代之後，屬於他的沉重悲傷的符號，漸漸褪色為平凡的輕聲喁語；那些牆不再作為包藏強烈意念的精神物，而成為重複的街景的一部份。

當然悲愴的性格不一定就非得是悲愴的結局。

他卸下灰色的靈魂，而得到了真實的擁抱。幾張照片上紀錄了晚年的尤特里羅，穿著厚棉布襪，坐在院子的溫煦光線中，注視著手裏拿著的一幅小畫。雖然依舊靜默，卻已沒有早年陰鬱的表情。或許他一生索求的，正是這種現實的幸福。

1955年，他死於「善良的露西」中。

天空些微的發亮，對面所有建築的側面都被包圍在淡而暖的銀色薄霧中。我在上床睡覺前重新看了一遍尤特里羅在死前幾年所畫的《蒙馬特的磨坊風車》：清朗的淺藍色天空，稍開闊的構圖；風車穩固地聳立著，人影成雙地出現在暖色系的街道上。更接近蒙馬特，親切的現實。

但卻不再令我屏息。